



徐贵祥《琴声飞过旷野》：

# 历史天空下的少年传奇

□陈建功

《琴声飞过旷野》(明天出版社2022年出版)是作家徐贵祥的新作,他以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等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蜚声文坛,所塑造的梁大牙等人物,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重要贡献,至今为广大读者所称道。而新作《琴声飞过旷野》所写,则可称为历史天空下的少年传奇。

女童“拉倒”,8岁那年成了孤儿,被一个债主卖给了戏班子,自此开始在戏班打杂的生活,后改名韩子路。不久,她所在的茶山戏班加入红军队伍,她成为红军文艺宣传队的一员。而后随着全民抗战的爆发,韩子路们在民族战争的硝烟中成长。《琴声飞过旷野》讲述了韩子路、乔咏秋、白儿扎等少年,成长为坚韧乐观的革命战士。硝烟弥漫的岁月、艰辛跌宕的青春、无畏献身的先辈、童稚清纯的迷茫,交织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这部作品,会把读者带入那个唤醒民族激情的时代,带入那支熔铸理想与信念的队伍中。

《琴声飞过旷野》所展开的时代,恰处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抗战转换的历史阶段。中国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面对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的呼声,转而进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与构建。从在茶山戏班里受到地下党员李桐和叶晨霞的启蒙开始,直到成为宣传队的一员,在部队里进一步锤炼,“为穷人求解放”的意识开始融入韩子路们的血液里;随着民族危机的严峻,“为民族图生存”

这一命题又灌注于韩子路们的身上。最终,这些少年走过了将个人与家国存亡、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情感历程,而这成了他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初入红军队伍的少年韩子路们,懵懂而好奇,但他们很快就感受到融入革命熔炉的欢欣。处于革命队伍中的少年们,是革命的未来、红军的未来,更是中国的未来。他们所受到的关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生活中——比别人的更为丰厚。《琴声飞过旷野》所书写的固然是残酷的战争,是牺牲和磨难,但书中始终洋溢着革命理想主义精神——述说理想如何焕发少年们的激情,战争如何塑造无畏的战士,困境如何熔铸深情厚谊,挫折如何激发智慧和勇气。他们朝夕相处的集体,洋溢着温暖与友善、互助与宽容的气氛。为了这些少年健康人格的养成以及知识文化的提高,部队甚至还为他们创办了列宁小学、随营学校等等。这些,显示了一代代革命者对后来人的爱心与期待,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会从中受到鼓舞和感动。

一部优秀的作品,特别是优秀的儿童读物,除了题材的选择、题目的开掘之外,艺术展现的魅力更不应缺失。《琴声飞过旷野》的艺术魅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一部成功的小说最为重要的是写人,是写历史进程中的人。《琴声飞过旷野》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命运遭际、坎坷心路的写

照,是历史大潮中一代人身影的闪现。

韩子路及其伙伴们,各有各的来历,也各有各的性格基调和成长历程。韩子路由一个内向、懵懂、不谙世事的女童,由求温饱而求革命,由随大流而担大任,最终成长为新四军的优秀战士。革命遗孤乔咏秋被地下党员带到茶山戏班避风,成为韩子路的伙伴。随戏班进入红军队伍后,他遭遇了生母胡桃身在敌营的经历、对母亲的渴望与革命立场相冲突的窘境,承受了误会母亲与被人误会的痛苦,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渐渐成熟。除了来自茶山戏班的小伙伴们各有各的性格之外,与少年们朝夕相处的戏班师傅傅奎,由一个守旧的教习,



经过身世的历练和感悟,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并为此壮烈牺牲。而早期潜入戏班的两位地下党员李桐和叶晨霞,一位牺牲、一位成了新四军支队里干练的女指挥员。书中的其他人物也都独具自己的人生故事,真实地展现了生活的复杂:难以和政治、战争融合的朱玛丽,最终回归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而茶山戏班的老班主张得开,从唯利是图的戏班班主,成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人物之纷繁,色彩之丰富,为本书整体艺术形象的构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小说将少年战士的心灵史、成长史和情节跌宕、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故事相融汇,和忘我奉献、勇敢无畏的革命前辈相映照,既在人物塑造以及人物命运的发展上下足了功夫,也在情节的演进和叙述表达上做了精心的营构,这就使本书的感染力与可读性相得益彰。

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的精心设计,构成了汇聚于历史天空下的命运跌宕和情节纠葛。由此牵动读者的既有命运攸关的牵挂,又有破解悬疑的好奇。当下,对文学读物特别是儿童读物而言,可读性或已成为感染读者、征服读者的最重要一环,唯此,《琴声飞过旷野》提供的经验尤为可贵。

其三,丰富的人物设计和繁复的情节展开,展现了不同层面的生活,拓展了故事的空间。多样生活的呈现以及知识性、趣味性的生发,也成为本书引人入胜之所在。如作品前半部分,随着韩子路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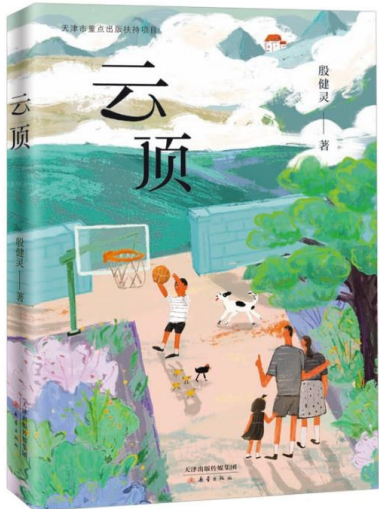


运的展开,对乡村戏班生活,做了深入的介绍——他们如何奔走于乡间,如何面对生存的危机和人际的矛盾,如何应对军阀和国民党的欺压,乃至旧式戏班的行规习气、师徒关系等等,读来新鲜有趣。对红军宣传队里稚气未脱的娃娃间情谊与纠纷的书写也别开生面,因夜半尿床而爆发的争执,因识人之简单而引发的误会,深入基层动员群众后收获的欢喜等等。而本书后半部分所铺陈敷衍的别开山新四军对密码知识的学习以及韩子路机智的信号传递等情节,生动地讲述了战争年代少年成长的传奇故事,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读来轻松愉快,使小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一次心灵洗礼,也在不知不觉中丰富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 短评

# 于云顶处看见人间悲欣

□徐妍



2022年1月,继《蜻蜓》和“甜心小米”系列之后,殷健灵的第三部以留守儿童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云顶》由新蕾出版社出版。在题记中,作者自述道:“我想走到田野里去,看幼小蛮荒的生命绽放,我想寻觅清澈与干净,还有人间久违的高尚。”由此题记,熟悉殷健灵作品的读者不难获知,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写于上海的殷健灵,意欲在《云顶》中将叙述场景由她所熟悉的“上海”迁移至“田野”,通过“看”“小野蛮”们的生命成长来寻觅生命的净洁地带。这意味着从诗集《盛开的心事》和散文集《纯真季节》中的自我心绪出发,自《纸人》正式开启了对成长中的少女的隐秘世界的探寻历程,再通过长篇散文《爱——外婆和我》、长篇小说《野芒坡》、非虚构作品《访问童年》、长篇小说《象脚鼓》等代表性作品中的儿童视角下的心理写作,历史写作和非虚构写作来拓宽并深化自己的多重写作路径,至《云顶》上升至一个儿童视角下的诗化现实主义写作的新阶段:辽阔、从容、诗美。当然,这样的变化是相对而言的,体恤弱者也是殷健灵小说的“不变”。

相较于14年前殷健灵创作的第一部留守儿童小说《蜻蜓》和10年前她创作的第二部“甜心小米”续集系列《大山里的旅行箱》等,《云顶》不光是自觉地深入生活和深切地体验生活,而且在留守儿童小说的场景、调性以及技巧方面也有延展和新变。小说选取了川贵山地作为留守儿童的生活场景,也依旧带有殷健灵小说特有的精致、感伤、诗美的调性,浪漫的惊奇感和古典诗性美学,但其场景已移至一个更遥远的世界——“云顶”,其调性愈加自然、温暖、明亮、静美,深具现实的关怀感和朝向未来的思考力量。殷健灵以迂回婉转的叙述方式,对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儿童生活提出了个人化的愿景,不管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了多少不幸的经历,永恒的爱与美会使他们成为不幸中的幸运者。

诗化现实主义使得《云顶》不仅属于当下的主题写作,而是一种有文学根脉、文学立场和文学信念的写作。概言之,《云顶》是以诗化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来讲述新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的一隅——新世纪川贵山岭上“云顶小学”中的“留守儿童”在“童伴妈妈”关爱下成长的特殊经历,而不是以史诗性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来叙述新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的变迁整体,但又以“留守儿童”的成长表现了新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的变迁踪迹。这意味着,《云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鲁迅、废名、沈从文、萧红、师陀、孙犁等古典一脉的现代作家的诗化叙事传统,也接续了汪曾祺、曹文轩、迟子建等当代作家的叙事风格,还同步于潘向黎、付秀莹等同时代人的叙事方式。在写作立场上,《云顶》虽然汇入到近年来少儿类主题写作的潮流中去,但作家始终忠实于爱与美的文学信念,在《云顶》

中即是真实性。这种将爱与美等同于真的文学创作理念使得《云顶》中的诗化现实主义既立足于“少儿类主题写作”的潮流,又植根于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上。

书名“云顶”是诗化现实主义的集中体现,它不只是浪漫主义的单向度空间,更是与新世纪中国同频共振的诗性世界——在作品中,它先是新世纪川贵山岭上拥有百年历史的一所小学的名字,是回乡教师杨果的出生地,继而是留守儿童春晓等“童伴妈妈”用爱与美搭建起来的留守儿童之家,是他们的成长世界,最终成为新世纪中国少年通向“明天”的希望。

这部小说深具诗化现实主义的品格,关切中国社会的变化,触及市场化进程中的新世纪中国经验。《云顶》里有特殊的留守儿童群落和留守儿童家庭的隐秘心事和命运起伏,但又以作家独有的审美方式,表现了困顿中的中国人的真实日常生活以及幽微宽阔的内心世界。所以,《云顶》虽如常规的留守儿童小说一样,呈现了市场化过程中留守儿童的创痛,但并未如绝大多数作品那样将留守儿童的创痛作为小说的叙述重心,殷健灵对于留守儿童的不幸生活并没有多少兴趣,不幸中的幸运才是她的写作重心。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固不回避留守儿童的创痛,但更多的时候则确信爱与美给予留守儿童以再生的力量。

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深具诗化现实主义的诗意。初读之时,《云顶》与一般的留守儿童小说确有相似之处,如儿童视角的选取,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落后山区的小环境、爸爸进城和妈妈失踪等情节要素都较为常见。那些因贫穷而看起来脏且笨且玩失踪的各种问题是留守儿童的形象,那些沉默寡言、无文化、脾气暴躁的成人形象,亦是留守儿童父母的群像。然而,《云顶》中的留守儿童形象非但没有卑微相,反而有一种生命的“尊贵感”。他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也都有上天赐予的天赋。更主要的是,这些留守儿童都有爱心,懂得美好。因此,仔细读来,《云顶》亦是透过小女孩苗苗在“云顶”上的童稚之眼,讲述留守儿童如何在回乡教师和童伴妈妈的关爱下,获得了爱与美的庇护和由不幸到幸运的神奇童年,收获了真情、勇气、顽强、力量 and 梦想。仅以这部小说中的留守儿童小石头为例,他“从来没有见过妈妈。据说,妈妈生下他就跑去了很远的地方,再也没有回来过。因为爸爸太穷了”,“为了让家里不再穷,爸爸曲水平去了很远的地方打工,把六岁的小石头托付给后妈”,小石头的成长过程要面对多重苦难,但再沉重的黑暗,也会被回乡教师杨果、童伴妈妈春晓等人爱与美的光焰所温暖照亮。正因将留守儿童内心的黑暗与爱与美融合在一起进行讲述,《云顶》中的留守儿童生活才回到现实中,也回归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真实与丰富。

《云顶》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于“云顶”所见的人间悲欣,也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用爱与美为留守儿童和天下儿童所构筑的艺术品,其中画出了作家自己的心梦,也传递出个人与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相通相伴。



《云顶》插图

# 山河滚烫,赓续爱与理想

——读张菱儿《爸爸的口琴》 □曹辉

人到中年,往往会因为成长和经历太多而感动渐少,没想到读本儿童小说,也能一再泪目。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穿越光阴的帘幕带来的震撼,一个时代的人格亮色就这样突兀地闯入眸子里心中,令人思绪起伏。这就是张菱儿的长篇小说《爸爸的口琴》带给读者的切身感受。

将红色题材与现实生活有机联系起来,这种随风潜入夜的自然妥帖,滋生春风化雨之感。张菱儿心中有家国情怀,她用女性细腻丰满的笔触,以自己祖父和姑姑为原型,写下这篇感人肺腑的儿童小说。人性的大爱像光辉四射的太阳,令这个多舛世界再添脉脉温情。人之为人,七情六欲与理想的碰撞过程中,身在何处,想去何方?如何取舍决定了小我与大我的境界,也体现了那一代人的无尘胸襟。为时代鼓与呼,不是虚张声势,而是需要有血有肉的佳作。红色作品写什么、怎么写,来于现实抑或超越现实的是什么,都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令人欣慰的是,《爸爸的口琴》实现了小说的现实意义和精神内核的统一,既有高度,又接地气。

双线并行是该小说一大亮点。以父亲的亲身经历为主线,亦以女儿的成长为主线,双线交互,使小说不但行文自然,其内涵质地亦有所突破。同时,以口琴这一载体贯穿全文,音乐与故事交织,人物与情节齐辉,彰显了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和相对小说架构的合理安排,笔力收放自如,这也是作者多年文海笔耕后的厚积薄发。在张菱儿笔下,《口琴》是介质,也是



“道具”,描绘出一幅战争时期革命志士在事业与亲情之间做出选择时的动人画卷,演奏出一曲荡气回肠的爱的赞歌,可谓以小见大。小说整体结构安排自然,以时间为轴,依次展开,勾勒出革命者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虔诚追求及大爱无疆的磊落情怀。

人物塑造生动形象,情节曲折生动,是该小说的另一特色。故事中的张若松的原型是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是《英雄赞歌》《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作者,也是本书作者的祖父。张若松与妻子高敏都是爱国人士,在抗战过程中忍痛将女儿玲玲托付给西安一户没有

孩子的人家,夫妻二人奔赴前线参加抗日战争。玲玲虽然没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但养父母给予她的爱却丝毫不少,这虽不是爱国那样壮烈,却也不失为是对人间爱的另一种诠释与讴歌。尤其最后玲玲的选择,生动演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善良品质。总体来看,那个时代,热血男儿抑或巾帼女子,他们对祖国的爱是死心塌地绝无二心的,对真理的追求更是持之以恒从未动摇。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可敬精神令人钦佩,值得后人学习。

这篇小说语言朴实无华,却没有降低文章的情感张力,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却以悬念令读者牵牵牵挂。从儿童文学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有着浓厚的世俗烟火味,语言朴实平易,生动有趣,充满童真。很多人都曾困惑,所谓“好人”存在的意义和值得与否。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好人的好不是希望得到什么,而是付出不求回报但收获自来。这也是该书透过文字的梦想想要告诉读者的一个真理,譬如小说中玲玲的养父母那样的人,性笃于情,这是生而为人之本。

山河滚烫,云来雾往;初心不改,琴声悠扬。小说开头写玲玲晨起胡乱“呜呜呜”地吹口琴的淘气,小说结尾写玲玲在决定不随亲生父亲离开西安而是陪在养父母身边时,看着父亲张若松坐着列车离开时,用父亲送她的新口琴再次吹响那首“老虎叫门”,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苍白,作者用省略号做结,让小说余音袅袅,使读者回味无穷,这就是文学的张力。

## 书讯

# 无所畏惧,便是心中的魔法所向

——舒辉波童话新作《魔法师的猫》近期出版

2022年5月,作家舒辉波的童话新作《魔法师的猫》由新蕾出版社出版,作品由孩子们熟知的经典童话“莴苣姑娘”切入,以新奇而丰满的想象呈现了一个“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之后的故事。

在一个充满魔法的世界里,两只调皮又馋嘴的小猫因为一场求救的梦而相遇,他们携手迎敌,凭借聪明的头脑化身“同一只猫”,英勇地与巫婆的花豹和鹰、犬周旋,最终与魔法师一起救出了王子和公主,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魔法。《魔法师的猫》将现实与童话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诗意而幽默的语言、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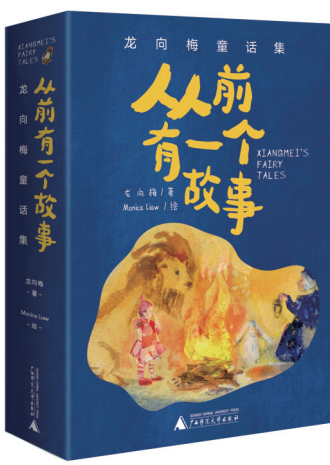
满童趣的奇遇冒险的形式,娓娓道来一个关于爱与勇气的童话故事,给孩子们传达了“无所畏惧,便是心中的魔法所向”“爱是最好的魔法”“善与恶的抉择”“如何面对离别与死亡”等问题的多元思考。

“一个好的童话作家应该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像孩子一样表达。一个好的童话就应该是单纯而丰富的。”谈及关于优秀童话的标准时,舒辉波这样说道。《魔法师的猫》既展现了舒辉波童话创作的独特风格,也体现了他对理想童话的追求,即“散发诗性的光芒,浪漫不做作,天真而丰富,温暖也深刻,美好不简单”。



# 好的童话,会像太阳一样照亮人生

——《从前有一个故事:龙向梅童话集》近日出版



对于孩子来说,童话既是想象力的催化剂,也是乐趣和创造力的温床。2022年1月,作家龙向梅的《从前有一个故事:龙向梅童话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什么也没有的故事》《住在屋顶上的人》《皱巴巴的城市》《为你长一棵樱桃桃》《留守人间的精灵》5个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带有典型东方色彩,将带领小读者走进一个现实与幻想之间的世界,为童年和一生铺上真诚温暖的精神底色。作品集文字清澈优美、平易流畅,非常适合作为中低年级的孩子,作为从亲子共读过渡到自主阅读的桥梁书来阅读。值得一提的是,此书邀请青年插画家 Monica Liaw 参与绘制,插画创作的艺术风格与审美趣味对标国际优秀作品,极具设计感,给孩子全方位的美好感受,带领小读者们走进童话世界的唯美和神秘。

## 插图欣赏



《被窝里的小恐龙》插图(白)松冈 达英绘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5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526期·